

488-1



三

五

# 劉半農先生

(1891—1934)

劉半農這個人名，我起初只認爲是新詩人當中對於音調上寫得特別流利的一個作家。在民國十年，我正在注意中國單字聲調的實驗法，——那時我只見過加利佛尼亞的勃辣累和瑞典的高本漢每人曾經做過很不完全的對於北京四聲的一次的實驗，——忽然聽見有大規模的四聲實驗錄出世，於是才知道風趣文人的劉半農，也是賣氣力硬幹的語音實驗家的劉復。十年前到了巴黎，打聽到了劉半農家是住在拉丁區裏 rue del' Estrapade 的一個小房子裏。房子已經夠小了，可是桌椅板凳鍋灶碗盞之間，發現東一個音鼓，西一個留聲機，留聲機可是不是專爲唱留聲片用的，乃是爲轉動音浪計用的。那時他的更大規模的漢語字聲調實驗錄論文的實驗工作已經快做完了，所用的方法，還是量浪算對數的舊法子。可是他又拿着『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精神，先後發明了直接量對數的音高推斷尺 (Liugraph) 跟乙二聲調推斷尺。我還記得有一天他同造Lioretgraph的人談起 Liugraph 來，因爲兩個字音相近，談了半天，那個人說，『我以爲說的是我的-graph 吶，原來說的是你的-graph 阿』。誰知道過了不多年『你的-graph』畢竟給我們語音學的後死的人去“乘量”去了！

半農和我是一個多方面的小同行。我們都稿敲敲釘釘拉拉吹吹的頑意兒。他在民十四年發起了數人會，我們和錢玄同，黎劭西，汪一庵，林語堂六個人每星期聚會談論國際音標用法原則，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等等問題。這都好像是就在眼前的事情。半農的詩調往往好像已經帶了音樂的“swing”在裏頭，這些年來跟他編曲和討論樂律問題也都像成了一種習慣似的。最近他到綏遠臨出發時候寫來的一封信還是提到作歌的事情，那曉得這封信到了不久，跟着就得到他的死耗了。

半農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關係的歷史就跟歷史語言研究所到現在的歷史一樣長。從他在本所發刊的東西

聲調之推斷及『聲調推斷尺』之製造與用法 民十九 集刊一本二分

宋元以來俗字譜

與李家瑞合編 民十九

劉半農先生

中國俗曲總目

與李家瑞合編 民二十

燉煌瑣瑣上輯

民二十

燉煌瑣瑣中輯

民二十一

裏，我們已經覺到以後不能再有這些貢獻的損失，何況再看他全部的學術上與文藝上的貢獻，又想到我們當中以後不能再有這末一個朋友，常常……還，還寫得下去嗎？

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趙元任在南京記。